

#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背起代社会展中少数民族 文化保承的代任与  
中国“广西民族生博物建1+10工程”践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8-03-07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覃, 溥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doi.org/10.15021/00008861">https://doi.org/10.15021/00008861</a>

# 背负起现代社会发展中少数民族 文化保护传承的时代责任与义务

——中国“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1+10工程”实践——

覃 溥  
广西文物局

- |   |                               |
|---|-------------------------------|
| 1 中国广西民族文化与文化遗存保护的形势                            | 统文化和其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与展示工作任务的联合体 |
| 1.1 多样性和丰富性                                     | 3 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1+10工程”         |
| 1.2 独特性和稀有性                                     | 3.1 广西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            |
| 1.3 传统性和完整性                                     | 3.2 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                 |
| 1.4 渗透性和兼容性                                     | 3.3 百色靖西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            |
| 1.5 和谐性和生态性                                     | 3.4 桂北灵川县灵田乡长岗岭村汉族生态博物馆       |
| 2 广西政府关于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 3.5 桂北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             |
| 2.1 专业性的指导贯穿始终                                  | 3.6 桂东贺州市莲塘镇客家围屋生态博物馆         |
| 2.2 试点项目的准入基点把握和各级共识的搭成                         | 3.7 桂西那坡县达文黑衣壮生态博物馆           |
| 2.3 学习型的实验                                      | 3.8 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          |
| 2.4 强化村民是生态博物馆主人的意识                             | 3.9 桂南东兴京族三岛生态博物馆             |
| 2.5 中国政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同样适用于生态博物馆建设 | 3.10 桂中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生态博物馆         |
| 2.6 将生态博物馆建设与广西民族博物馆联系式成为承担政府实施民族传              | 4 评价和问题                       |

虽然我们不愿意看到冲突的存在，但是世界每一天都在发生冲突，冲突在各种文明间发生，冲突在传统与现代间发生，冲突以不同的内容和方式发生，更以其不同的结局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这其中，对于已经日益陷入弱勢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冲突以波及范围史无前例、变得更为纷繁快速的时代大背景下，仅有关注已经远远不够了。在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区域经济自由贸易区形成所带来的近距离与频繁交往、中国乡镇建设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文化多样性与多元化的保留与持续，也以从未有的严峻成为关乎民族命运的重大社会问题。历史的事实证明，放弃民族精神家园的国家与民族其衰落甚至消亡将是必然。文化的多元、保护与传承关乎人类生存、发展和国家、民族的认同，如同人们对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关乎人类存亡一样，已经形成使命号召全世界的仁人志士身心以投，付诸行动。

## 1 中国广西民族文化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势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居住着总数约1800多万人口的壮、瑶、苗、侗、水、仫佬、仡佬、彝、毛南、京、回等11个少数民族。历史上，由于地域的缘故各种古老的文化如古老瓯骆文化、越文化、滇文化、楚文化、中原汉文化，以及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甚至还有一千多年前就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泊来的“洋”文化，都在这块土地上获得共存，相互影响和交汇融合，由此造就了深厚与丰富的广西民族传统文化，留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生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西政府对全境有过三次较大的文化遗产普查，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全国性文物普查和本世纪历时两年的广西境内的古代民居建筑群和少数民族建筑群保护情况调查，共登记了具有一定价值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万多处不可移动保护点，其中具有明显民族标识的不可移动保护点就有四千多处，几乎占总数一半。而尚未列入登记的古代民居、古代街镇、古代村寨仍有四百多处分布在广西各地——它们不仅保存完整地保存着上至明清时期、下至民国时期的建筑布局与风格，并因它们的存在延续了许多古老的民俗风尚和传统技艺，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此外，在广西一百多个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还收藏着27万余件历代出土与传世文物及艺术品；在少数民族民间还流传使用着传承了千年历史的铜鼓及其他民族器具；在各民族中还保留着包括语言、神话、史诗、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剪纸、绘画、雕刻、刺绣、染织等各种文化、艺术、技艺及各种礼仪、节庆、民族竞技活动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今天的广西文化传承与发展：

### 1.1 多样性和丰富性

广西历史悠久，幅员广阔，民族众多，不同民族、不同支系、不同地域，有其不同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民族文化多样而丰富。如民居建筑，有汉族庭院式的民居、园林式的山庄、有客家围屋，有少数民族的干栏式建筑，还有南洋风格的骑楼；民族服饰，广西12个世居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服饰，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又有各式各样的服饰，其中瑶族就有20多种不同风格的服饰，尤为典型。

### 1.2 独特性和稀有性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广西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稀有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战国至东汉时期壮族先民骆越人巫术活动遗留下来的左江岩画，绵延分布在200公里的左江沿岸，其中典型代表宁明花山岩画面宽达172米，面积8000多平方米，共画有1900多个，人物最高至3米，最小的仅0.3米，间有少量兽类和器具，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内容十分丰富，其所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和民族研究价值被世人叹为罕见。而广西的铜鼓文化除独具许多特色之外，一是源远流长，时至今日古老的铜鼓和与铜鼓相关的习俗仍在许多少

数民族地区使用（仅民间收藏就达1500面之多）和流行，浑厚悠远的铜鼓声穿越千年时空至今仍不绝耳，成为万人们探秘古老铜鼓文化的活化石；二是种类齐全，数量最多：广西目前拥有约2000多面自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涵盖各个时期和各种类型的铜鼓，为世界之最；三是体形硕大，铸造精美，不乏精品：如出土于北流县的云霄纹大铜鼓面径达165厘米、重300多公斤，是迄今世界上所知体量最大的铜鼓，被誉为“铜鼓之王”。出土于贵港汉墓的划船羽人舞蹈纹铜鼓、桂平县的牛拉橇变形羽人纹铜鼓都造型华丽优美、图案清晰丰富、立体雕饰多样且充满生活气息，均不失为稀世珍宝。

### 1.3 传统性和完整性

广西地处祖国边陲，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加之许多民族的聚居地又相对偏僻，因此许多传统文化得以系统、完整地保留下来。像侗族的民居建筑及工艺、壮侗瑶苗各族的纺织、染绣、金属敲制服饰技艺，还有许多民族的节日、歌谣、技艺等都一直比较完整地流传下来。

### 1.4 渗透性和兼容性

广西各个民族的分布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各民族长期接触、交往，各个民族的文化一方面具有独特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互相渗透、互为兼容。如桂北农村壮族、汉族、侗族、苗族的干栏式木楼，建筑选材、造型结构、工艺及装饰都大同小异就是典型的例证。其他如节庆、饮食、娱乐等方面，各民族也都有许多相近、相同的习俗。

### 1.5 和谐性和生态性

广西各个民族千百年来发源于斯，发展长于斯，是这方水土养育着这方人民也孕育了这方的文化，民族文化呈现出一派与自然和谐依存的景象。侗族山乡的侗寨、鼓楼、风雨桥与绿色的山岭、田野、河流的和谐之美；坐落于崇山峻岭之上的瑶族山寨，掩映在森林之间，原有地形、地貌和植被保存非常完好，充分体现了白裤瑶“物我合一”的哲学理念。正是在这样的人文与自然环境里（和谐、生态的文化环境是民族文化保存的重要条件，且尤以少数民族文化最为突出），民族传统文化千百年来一直完整地保留和延续着，并与各种传统文化互相依存，绵延传承。

广西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民族文化生态蔚为大观，这是广西各民族人民引以为荣的文化成就和文化遗产。但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及市场经济向广度和深度上发展，昔日相对与世隔绝的民族地区正面临着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碰撞和融合激烈与快速的发生；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外来文化的涌入和追求感官享受的快餐文化快速占领着文化消费市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知识的高速更新等形成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冲击正在向这最后的“净土”袭来，一些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特别是无形文化遗产，包括民族民间语言和艺术、民族民间工艺美术、民族民间风俗礼仪、节庆等方面）面临着消

失的严重危机。这个时刻，中国广西政府以敏锐的意识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以更具体的措施和行动强化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和义务。

## 2 广西政府关于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上世纪后期、贵州省政府以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先趋者行动引进欧美生态博物馆理念，用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从1998年开始，我们一直关注着在邻省进行着的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进展，也开始了对起源于欧洲的新的博物馆理论的接触，并把广西的生态博物馆建设问题纳入了广西文化遗产保护“十·五规划”，开始思考、研究如何将生态博物馆的模式运用到广西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具体实践。2001年我们组织了广西相关的各级政府、文化官员组成的考察团，专程赴贵州省参观建设在六枝特区以北50多公里大山深处的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梭嘎乡陇戛寨苗族生态博物馆。在听取贵州省关于策划、选点、启动、组织和具体实施等多年来的建设思路和情况介绍中，我们还仔细考察了建于苗寨里、已对外开放的资料中心和生态博物馆的文化示范户，与苗族村民交谈，体会他们作为生态博物馆重要组部份的感受和朴实的热情。考察使我们看到了生态博物馆建设在中国的特色化选择与实验的可行与前景，也使我们在长时间盘行往返的崎岖山路中、在陇戛寨苗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艰难环境和任重道远中深切感觉到这一选择的意味——这是一项不能退缩与放弃的选择，因为它已经不是一项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建设，它已经被赋予了太多的内涵和原来不属于它的作用。所以，在之后的近两年多时间里我们一直在思考，在听取各方面的建议，更深入的去反复考察、分析广西的资源和各方面的条件，研究切合实际的方案，尽力去寻求既是“中国特色”向又适合广西区情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模式，以有效的方式应对传统民族文化保护的紧迫局面。

生态博物馆走进中国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下悠久历史文化保护和灿烂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需要的适应，是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及部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需要。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过速开发并由此带来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的破坏、以及伴随着这一切随之而来的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各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抉择的共同背景。但是，与最初创建在法国、以后在欧美甚至亚洲日本实验建设的各国生态博物馆最大的不同是，贵州省则选择了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条件最艰难的地区进行开全国先列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验；发达到国选择的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地域多在“已经现代化和人民生活富庶”的村镇、旧工业区和城市中的历史街区，而中国贵州省的生态博物馆建设选点以民族个性鲜明、风情习俗和民族传统技艺与区域自然环境和协保存为基础条件——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主要对象和分布区域，决定了这块“净土”必需边远山区、村寨和社会与经济的欠发展地区而不能其他；发达国家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在雄厚的经济支持下，以最高的科技含量之载体和手段，幅面、容量、形式最大化的快速输入“稍纵即逝”的一切过去与现在的信息，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则要更多的从国情出发“因地制宜”，面对不济财力的制约，欲

速不得；发达国家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来自地域民众已经觉醒的“回归”自觉意识和良好的文化素质下的积极参与，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倡导者和建设者们所面临的则要对当地民众进行新意识、新观念和先进文化的灌输和参与动员，因为他们面对的人们还在与贫穷作斗争为温饱而努力。这四个方面的重要区别决定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虽同为“文化机构”而不同任务的职责与使命：发展经济、普及文化、保护自然生态、改造居住环境和建设新家园，与传统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必须同步。这对于一项文化事业它固然显得沉重与艰难了一些，但正因为如此，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称得上是伟大的事业。

2002年广西政府在首府南宁市启动蕴酿了多年的广西民族博物馆筹备建设，这个规模达三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博物馆在未来将成为广西收藏、保护、研究、传承与展示广西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专业性大型博物馆。但是，对于已经直面外来文化冲击与碰撞、根植于广大民族村寨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国外和贵州省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和成功经验还提供了另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建设生态博物馆。2004年广西政府在六年的思考与准备之后，以六项原则为指导，探索性地开始广西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之路：

## 2.1 专业性的指导贯穿始终

组成了一个由民族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和地方史学等方面专家组成的“广西生态博物馆建设课题小组”，专题承担广西生态博物馆建设的专业及所涉及的相关学科的可行性研究，并在项目启动建设后始终负责该项目业务指导，以保证今后实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项目始终在一个专业的团队指导下实施。这项机制无论是对政府主管部门们决策的科学性，还是对项目所在地人员专业素质一时不适应状况的弥补作用都很大。

## 2.2 试点项目的准入基点把握和各级共识的搭成

尊重生态博物馆定义的基本原则，强调民族代表性、特性鲜明、有一定的历史积淀和历史文化遗存，现存自然与文化生态现状保护良好等所构成的“鲜活的文化整体”是试点项目选择的必备要素。在项目启动前期与试点项目所在市、县、乡和村四级政府与组织在项目建设意义、目标、选点、管理机制和投资组合等问题上形成共识并保证落实，以广泛的一致性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保证。

## 2.3 学习型的实验

生态博物馆是近四十年来世界博物馆体系中突起的“异军”，不仅理论在完善之中，实践活动中称谓也不尽统一、模式多样。所以，实际工作中它更需要有清晰的思想指导，以把握根本，不弃立意。2003年广西政府以《十百千人才重点项目》的人才培训基金，资助了在即将建设广西第一个生态博物馆的南丹县举办《广西生态博物馆建设思路与模式探讨高级研讨班》，对五十多名地方政府官员和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五十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中国著名博物馆学理论家苏东海先生等国家级专家欣然远道而来，给学员们授课，与大家

探讨、解答试点项目所在地具体工作者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疑惑与问题，从而使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在丰富实践经验与理论的指导下起步；贵州省的“生态博物馆项目实施小组”也带来了他们六年丰厚的实践经验。因为是对新事物的尝鲜，在此后的项目实施中我们始终强调各种形式的不断“学习”与讨论。

## 2.4 强化村民是生态博物馆主人的意识

生态博物馆的特点是当地人民的参与，这也是一个生态博物馆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之一。我们强调正确处理各级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关系，在今后的长期工作中要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当地居民参与的组织上，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当地人民真正的动员起来、参与进去，并最终成为生态博物馆的主人，生态博物馆有效保护与传承区域内民族文化的目的和任务才可能实现。

## 2.5 中国政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同样适用于生态博物馆建设

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基于自然与人文资源保护与传承的需要，因此生态博物馆建设的远大目标是未来。中国式的、理想的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它的主人们改变生活、发展地域经济，建设更美好的家园的开始，而原来这里的全部有形的与无形的、具备“文化因素的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资源保护则是这项目标实现和永续发展的前提保证。因此，在生态博物馆敞开大门迎接四方宾客之前，保护的意识牢固树立，深入至每一个当地居民是非常重要的。

## 2.6 将生态博物馆建设与广西民族博物馆联系式成为承担政府实施民族传统文化和其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与展示工作任务的联合体

广西政府以行政措施在分布于全区的各民族生态博物馆与广西民族博物馆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互动与延伸关系：以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工作站的形式，使各生态博物馆成为广西民族博物馆对各个民族进行长期跟踪调查研究、搜集文化遗存和扩张研究成果利用的基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在两者间构建信息网络，使各生态博物馆借助广西民族博物馆这更广阔的平台，延伸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受地域和时空局限扩大受众面；以行政调控方式为两者间建立起全方位的资源共享平台，使两者形成优势互补，从而提高资源价值和利用率。“联合体”的作用，在各生态博物馆的初创时期对其健康成长是尤其重要。

2003年下半年至2005年5月，在实地考察和可行性研究完成后，广西政府选择了少数民族聚居的百色市靖西县旧州壮族、河池市南丹县里湖白裤瑶、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苗江侗族三个村域作为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的试点项目。两年后，“广西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广西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及“广西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完成了基础性的建设并开展工作。但是，正是在经历了两年多的探索性实践后，我们却强烈地意识到这

才是真正意义的开始——这又是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最大不同，尤其在中国——传统的博物馆万事开头难，生态博物馆则“难”在后面。实践中我们深刻地感到没有任何一项原本是文化概念的事业，其内涵与外延有着如此地复杂和宽泛，所涉及的社会问题那么多，与一个地区、一个范围内的村落民众的生活改观和社会发展那么紧密的结合；也没有任何一项需要居民参与的文化事业在进行过程中将面临那么多观念上、行为上和利益上的冲突，以及对这些冲突正确引导和处理之艰难。但是，意义也正在于此，这项事业的探索有一个过程，需要恒心与毅力。

### 3 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1+10工程”

三个试点项目的经历告诉我们广西式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仍有许多问题需探讨与完善，但这是一项事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不能改变民族生态博物馆在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上已经发挥作用的事实。广西各级政府坚定建设民族生态博物馆事业的步伐，在进一步总结和分析的基础上，2005年广西政府作出了将正在建设的广西民族博物馆与未来在全区陆续建设的10座民族生态博物馆结成“联合体”，共同承担起政府在广西全境实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与展示任务的决策，并批准了“广西生态博物馆建设课题小组”运用现代工程学方法编制的《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1+10工程”项目建议书》，从地域、民族及影响、辐射、效益、研究课题等方面综合规划，在未来3年内在桂中、桂西、桂北及桂东南、桂东等地再建七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即桂东贺州市莲塘镇客家围屋生态博物馆、桂中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生态博物馆、桂北灵川县灵田乡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桂南东兴京族三岛生态博物馆、桂北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桂西那坡达文黑衣壮生态博物馆、桂中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生态博物馆，与三个试点项目构成“1+10工程”中的“10”，并发挥广西民族博物馆工作站和研究基地的作用；而广西民族博物馆则是“1+10工程”概念中的“1”，发挥“龙头”与“1+10”的总平台作用。将建设的各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在选址区域划定一定的文化保护区外，在保护区内外的适当位置建设规模适度、风貌景观与文化保护区协调、方便利于村民利用与活动的展示中心。展示中心除设有一个用现代展示技术反映当地历史概貌与民族文化的专题展示外，还设有记忆工作室、小型多媒体会议室和方便学者短期驻地研究的客房。广西民族博物馆为各个民族生态博物馆配备了全套集摄、录、存、放等功能的设备，以供各个生态博物馆进行长期的文化记录、展示、网络链接和学术研究。10座民族生态博物馆都将作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长期工作站和民族文化研究基地，源源不断地向广西民族博物馆提供藏品和研究成果，以丰富广西民族博物馆的馆藏和展示内容，并通过网络技术使它们与广西民族博物馆之间搭建起共享资源、研究成果和展示宣传的远程平台，形成事业上的联合整体，以持续发展。

### 3.1 广西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

2003年12月3日，广西第一座、中国第一座瑶族生态博物馆——广西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展示中心于南丹县里湖乡怀里村举行奠基。由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怀里村白裤瑶目前仍保存、延续着极为独特、完整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包括染织文化、礼仪文化、制度文化、铜鼓文化、丧葬文化、建筑文化均与众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项选点的白裤瑶文化体现了广西民族文化中处于封闭、偏僻自然地理环境下独立、缓慢发展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而这样的例子在广西并不少见，因为只有在相对偏僻的环境中，少数民族的文化才更有可能较少的免受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冲击与影响，才更有可能保存着古老原始的民族文化；而与之相伴的则是当地经济建设的相对落后与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对低下，在这种环境下的民族文化相对来说也是较为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与背景下建设民族生态博物馆，探索在落后地区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生态博物馆由展示中心与怀里蛮将、化图、化桥三个自然屯的原状保护两部分组成。展示中心占地3亩，总建筑面积900平方米，总投资达到180万元，2004年11月正式建成对外开放。2005年6月初，参加贵阳生态博物馆国际会议的包括生态博物馆学创始人戴瓦兰先生在内的二十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专程到南丹进行了考察，并对白裤瑶生态博物馆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时对白裤瑶文化的未来发展走向表达了强烈的关注。目前，中国民族博物馆已将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定为研究工作站。

### 3.2 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

2004年底借中国湘、黔、桂三省侗族文化保护研讨会在三江召开之机，广西文化厅重点完善已建成开放多年的三江侗族博物馆，投入资金将博物馆的陈列重新设置（开放《三江侗族文化展》），以位于县城的三江侗族博物馆作为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的展示中心与资料收集中心，同时采取“馆村结合”、“馆村互动”的方式，将三江境内苗江15公里流域范围内的高定、独洞、座龙、岜团等村寨列入生态博物馆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内有风雨桥13座，鼓楼26座，在这范围内侗族传统的建筑文化底蕴丰厚，织锦文化典雅大方，“月也”等节日风情淳朴浓郁，“款制”等制度文化依稀可见。三江侗族处于中国南部侗族文化圈范围内，是中国具有较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之一，而由于旅游业发展较早、交通条件的改善很快，加之侗族人民对外来文化惯有的开放包容心态，外来文化的对这个区域的影响也较突出，文化的融合与变迁已在缓慢地发生，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在旅游业发展的背景下引导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的典型实践。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利用已有设施与资源，采取了展示中心与保护范围异地相结合的模式，保护幅盖面宽，管理模式（政府、专业机构与村民共同）新颖，“三江模式”作为目前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独有类型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 3.3 百色靖西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

壮族是广西的主体民族，建设具有代表性、能充分反映壮族历史与文化的壮族生态博物馆是广西政府建设广西生态博物馆体系的重点。在靖西县旧州街，壮族刺绣、织锦、土司遗存、民居建筑、山歌艺术、壮剧、木雕、节日等民族文化遗存的丰富性、完整性使之成为壮族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旧州壮族在历史上一直胸怀对各种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特点，是研究壮族文化变迁的一个典型地点。同时当地自然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是与南丹白裤瑶及三江侗族情况完全不同的选址。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展示中心占地2亩，总建筑面积700平方米，2004年3月奠基，2005年8月将建成。靖西是壮族人口高度集中的地方，壮族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其旅游业重点的旧州街，旅游市场已初步形成，而当地壮族人民对壮族文化的传承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在发展旅游的同时也在逐步恢复业已消失的传统文化，体现着壮族人民在现代化冲击下高度的文化自觉性，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无疑将在机制上提升和强化这种自觉性，并朝着保护上的整体性方向发展。

### 3.4 桂北灵川县灵田乡长岗岭村汉族生态博物馆

汉族约占广西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三。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春秋战国前后中原文化就开始了与古代广西区域的交流，中原民族也在此后陆续迁入岭南，形成了今天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发展的盛况。在广西桂北地区，汉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带来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创造出有别于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文化，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灵川县灵田乡长岗岭古城堡原叫瑶山岭，莫、陈、刘三姓于明朝初年迁入，建村历史已达600多年。由于地处“湘桂古商道”上的关键位置，经济繁荣，历史上有“小南京”有称号。在这里，汉族古建筑保存基本完好，科举文化丰厚，中原汉族文化遗存丰富，是桂北汉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古民居内保存完好的格扇、神龛、供桌、古匾、古椅、古床、古衣柜、书桌、书柜、花轿，雕花玲珑剔透，各式各样。长岗岭古城堡明清时期人才辈出，据不完全统计，有正五品1人，从五品1人，正六品2人，授六品军功3人，八品军功3人。长岗岭村四周至今还保留明清以来各时期大型的石雕豪华古墓葬七十多座，琳琅满目，各式各样。居民目前仍保存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各式各样的传统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民俗文物应有尽有。长岗岭村集自然和人文于一体，集科研考察和传统研究于一体，具有较高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价值。当地群众对建立生态博物馆、保存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有着很好积极的认识和热情。在此地建设汉族生态博物馆，以此展开汉族（中原）文化与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变迁的研究，具有地域性的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等标本研究作用。

### 3.5 桂北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

龙胜县龙脊梯田是一处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一年四季，龙脊梯田以其各具特色的美

丽风光吸引着无数的游客。龙脊梯田始建于元朝，完工于清朝，至今已有650年的历史，景区面积66平方公里，有“梯田世界之冠”美誉。龙脊的主要居民是壮族，这部分壮族是北部壮族的代表，服饰独特，风情独具，有古朴的民族歌舞与优美的壮族山歌，铜鼓舞、师公舞、打扁担舞令人耳目一新，传统的干栏建筑很有特点。有意义的是，在这里旅游业发展反而使当地壮族慢慢地恢复了过去已经消失了的部分壮族民俗与民族工艺，在中外游客的观赏中传承。龙脊旅游已经开展了十几年，旅游市场业已初步形成，在此地建设壮族生态博物馆，探索生态博物馆在旅游胜地为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重新恢复那些消失了的民族文化元素，强化旅游区的人文内涵，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持，同时也为壮族民族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中的恢复与变迁进行学术上的深入研究，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 3.6 桂东贺州市莲塘镇客家围屋生态博物馆

“客家”人口在中国有八千多万。客家人从西晋至宋元年间历史上陆续均有迁入广西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内涵丰富。客家围屋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贺州市的莲塘镇有三处独具建筑结构特色、保存非常完整的客家围屋，在当地及邻近的广东省享有盛名。其中占地20多亩，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仁冲村客家围屋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古建筑之一。其内部以下堂为中心分里外对称四层，有大小天井，四通八达。整座建筑平面呈方形，有高墙与外界相隔，屋宇、厅、堂、房、井布局错落有致，有北京故宫的建筑規制特色，也有江南建筑的风味，回廊、屋檐、挡风板、梁柱雕龙画凤，富丽堂皇。防御系统齐全，了望台周围枪眼分布合理，易守难攻，充分体现了古代客家人的聪明才智，有“江南紫禁城”之称，是典型的客家建筑艺术的结晶。客家围屋不仅具有聚族而居、安全防卫、防风抗震、冬暖夏凉的功能，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古老独特的客家建筑、精雕细刻的百兽图案、古朴典雅的明清家具、历经百年沧桑的农家作坊、热情奔放的客家歌舞、独具特色的客家饮食、感人的客家历史传奇，是客家文化的象征。莲塘镇客家围屋生态博物馆，对研究客家文化在广西的变迁过程及人文展示，不失为活态客家文化百科全书的广西章卷之阅。

### 3.7 桂西那坡县达文黑衣壮生态博物馆

黑衣壮是壮族的一个支系，自称为“敏”（亦称布壮），总人口5万多人，主要集中居住在广西的西南部那坡县。黑衣壮以黑为美，以黑色作为穿着和支系的标记。其服饰是黑衣壮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黑衣壮的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变化，起到表征、再现黑衣壮文化内涵的作用。2000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黑衣壮的天籁般的歌声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对黑衣壮的强烈关注，有关黑衣壮的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一时成果丰硕，前所未有。有关专家认为，黑衣壮是至今保持壮族特色最为完整、最为显著，也是最为古老的族群之一，是壮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在那坡县龙合乡共合村达文屯，黑衣壮保持着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地处大石山区腹地，信息相对闭塞，

当地黑衣壮居民仍继承沿袭其古老的民族文化，如服饰文化、银饰文化、山歌文化、节日文化、丧葬文化、干栏文化、族内婚制度、男耕女织自然经济文化等，是研究黑衣壮的资源库。而对于在达文屯建设黑衣壮生态博物馆，当地村民表示了热切的期盼和大力支持——建设进入最后阶段了的达文屯建设黑衣壮生态博物馆是广西10座生态博物馆中，当地村民参与程度最高的一个项目。随着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将相继在2008年12月前完成基本建设，加上已建成的靖西旧州生态博物馆，分布于南、北与西部的广西三座壮族生态博物馆，构成了广西体系较完整的壮族文化保护区域与壮族文化研究的基地。

### 3.8 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

苗族人口在中国约有900万，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和广西等地。广西的少数民族排序为“壮瑶苗侗”，有着180万人口的苗族在广西是一个人口众多、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广西融水县境内的“大苗山”以其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淳厚的民族风情、壮观的梯田风光闻名遐尔，广西的苗族主要聚居于这个区域。苗族历史、文化遗存极为深厚丰富，反映苗族文化、民俗及工艺的芦笙坡会、百鸟衣、斗马、“埋岩”、吊脚楼、“坐妹”、打油茶、酸鱼等民族文化表象更绚丽多彩，近现代中国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艺术、影视优秀作品中，苗族题材的作品尤为突出和流传广泛；以元宝山、摩天岭、贝江为代表的自然风光神秘悠远、丽壮观。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就选择在广西第三高峰的元宝山下、融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秀丽的自然风光为一体的筱桑、元宝、培秀等三个苗族村寨。长此以来有关融水苗族的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不仅对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研究将产生更活态的标本式作用，还使苗族人民在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弘扬中，更自信地创造未来。

### 3.9 桂南东兴京族三岛生态博物馆

京族是广西特有的少数民族，共有人口近2万人，分布在东兴市北部湾的万尾、巫头、山心（称为“京族三岛”）一带，是广西少数民族中唯一以渔业为主的民族。京族原来居住在越南涂山一带，明清时期陆续迁入广西，至今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京族是跨境民族，在越南叫越族，是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语言与越语相同，风俗与越族也是大同小异，“唱哈节”是京族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京族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均收入最高的民族，他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保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如节日文化、服饰文化、独弦琴文化、婚恋文化、渔猎文化、干栏式建筑文化等），同时，京族与越南靠近北部湾的越族也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因此京族文化兼具民族文化、边关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点。但是同其他地方一样，京族文化也面临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其丰富且富有特色的文化也在慢慢流失，保护与传承京族文化是目前很迫切的任务。因此，建立京族生态博物馆，更好地收集、研究、展示京族文化，建立国内京族资料研究中心，借此研究跨境民族的文化变迁，推动

中越民族文化研究的合作，增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交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如今，东兴京族三岛生态博物馆已落户中国京族聚居区域——东兴市北部湾的“京族三岛”（万尾、巫头、山心三个村屯）上，开始了建设期。

### 3.10 桂中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生态博物馆

金秀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中部偏东的大瑶山主体山脉上，最高海拔1979米，与广西东北、东南的七县、四市接壤，是中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总人口约150000人，聚居着瑶、壮、汉等民族，其中瑶族人口占十分之四，是全国瑶族支系最多的县域。聚居在大瑶山腹地的茶山瑶、盘瑶、花蓝瑶、山子瑶、坳瑶5个瑶族支系虽属于中国瑶族共同体范畴，但在语言、服饰、社会生产、生活习俗等方面有着较多的独特性，以其古老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习俗风情、斑斓五彩的瑶族服饰、朴实自然的黄泥鼓舞、神奇莫测的瑶医瑶药、惊险刺激的度戒绝技表演而名声远扬。该县地理位置于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交汇处，境内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有24座，山峦起伏，绵延不绝，以丹霞地貌为主，风光旖旎、物景天成；广西第四高峰圣堂山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全年平均气温17℃，夏季平均气温23℃，是理想的旅游和避暑胜地，20世纪30年代就已被誉为“人间之桃源仙国”。

广西因是中国瑶族人口最为集中的省区而以“瑶族大本营”的称著。由于大山阻隔居住环境相对比较闭塞，不仅瑶族民族文化至今仍保持良好，还与东南亚、北美洲的瑶族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也因此大瑶山有着成就为“瑶族研究中心”的良好条件。原中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到金秀进行瑶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不仅撰写了许多相关金秀瑶族研究的专著，还根据金秀保存良好的瑶族文化生态，给予了金秀“世界研究瑶族在中国，中国研究瑶族在金秀”评价。金秀瑶族博物馆是广西较早建立的民族县域博物馆之一，十余年里为县域内瑶族文化生态的保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已成为国内外游客了解瑶族的重要场所。我们将结合金秀的实际，对金秀瑶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沿用了“三江模式”，仍以县城的瑶族博物馆为主要基地，将其完善成为瑶族资料集成、研究中心和相对静态的展示中心，再将费孝通先生曾经调查过的六巷乡门头村（花蓝瑶）、古陈村（坳瑶）及金秀镇六段村（茶山瑶）等地划定为生态保护范围，从而形成金秀瑶族生态博物馆新的保护区域与体系，从机制上为实现“世界研究瑶族在中国，中国研究瑶族在金秀”、为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瑶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传承与演变提供世界共享的平台。

## 4 评价和问题

传统博物馆是将藏品异地保护和展示，藏品完全脱离了它的原生环境；传统博物馆无法将藏品的信息量最大限度地展示给观众，更无法将无形文化遗产作为藏品看待，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收藏保护与研究展示上弊端表尤其明显。“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

程”既有藏品原地保护和展示，也有异地保护和展示；既有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也有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展演和发展，还有民族生态博物馆保护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演变的全程记录，既可立体展现又可记忆展现，它解决了藏品的最大信息量问题，也解决了藏品“鱼儿离不开水”的问题，还解决了传统博物馆以往不太把无形文化遗产和有形文化遗产等同看待的问题，生态博物馆理念对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实用性，在中国贵州省、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等省区近十年的引入实验、探索与创新活动中已经得到证实。

“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1+10工程”总策划总结了我国已建生态博物馆的经验教训，以冷静思考的态度对待所建设的民族生态博物馆持续性的专业化发展、文化机构功能的永久保持、受众面与利用平台的扩展与延伸、不可预见的非理想局面发生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的多渠道与多形式等问题，对待这些问题事先作出了独特的创造性防范与应对；以其重视不同国情与文化差别、前人实践经验与启示的学习与研究态度，客观认识和处理中国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中，保护区居民将经历一个从被动参与到自觉参与、再由自觉参与到民主管理的较长时期的事实，以三级政府引导和相对稳定的多学科专家集体先入的方式，创新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中的“广西”模式和道路（也被专家喻为“中国民族生态博物馆的第二代模式”）；在国际生态博物馆理念的指导下，强调生态博物馆的专业化，将传统博物馆基本功能的坚持和现代“生态”保护与展示理念的有效结合，保证其对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教育）职能卓有成效地履行；对实践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理论性的总结与提升，形成规划、政府宏观调控的介入、一系列针对性专项规章的制定以规范，从而使其有序、健康并更具科学性；以核心项目与散而布之的项目的集约与联盟式稳定关系建立、以各种力量和资源的共享、以乐于担当虽为附加效益的其他社会责任为己任，不遗余力推动所在地社会与经济发展而深受村民欢迎与参与使之更具实践性、社会性和可持续性；以已建成项目在文化遗产保护职能作用有效发挥、对当地社会与经济促进的明显作用、受着待启动项目建设地政府与村民的热切期盼、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与媒体的广泛宣传—这些效益与影响，都可预期其不仅因此将在国际生态博物馆发展史及中国博物馆发展史写入自己创新的一页，也将对中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历史街区、历史名镇名村、工业遗产的保护，以及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已经产生的独特作用而具有较为广泛的借鉴与示范作用。

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实践还收获了两项成果——一是生态博物馆不仅创造了城市居民享受了在地域上扩展与活态化了的博物馆文化，更重要的是它结束了广大乡村地区居民在居住区域享受不到博物馆文化的历史。传统博物馆是城市文明的象征，在中国发展的百余年历史中，它的存在与乡村文化的发展几乎毫不相干，而生态博物馆在乡村的建设将带给中国广大乡村地区遗产保护和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划时代的影响与变化；二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以保护民族文化生态为出发点，这项保护是整体保护、原地保护、自我保护及发展中保护相结合的系统工程。在民族生态博物馆成为专家学者研究

民族文化特别的基地的同时，这种保护模式带来了它的副产品——不同层次的旅游者随之而来，集合了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学术旅游、采风旅游、大众旅游的民族生态博物馆旅游业的发展，推动少数民族社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改善了社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他们对本民族、本社区特有文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我们所看到的局面是，在这些已建和将建民族生态博物馆的民族地区和村寨，当地的民族同胞们已经开始以从未有过的、上升到了文化权益的意识，逐渐自觉地强化对本民族传统的、民族的文化的系统审视、珍惜保护和传承发展。

中国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另一实践途径——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大地在中国具有各方面典型性的农村，即文化保存较完整但经济相对落后的民族村寨，这决定了生态博物馆保护区居民对保护与传承的参与将经历一个较复杂的、由被动到自觉民主管理的一个长期过程，如何引导保护区居民从被动参与到自觉参与，再从自觉参与到民主管理，并保证其持续性发展，是中国民族生态博物馆实践的另一难点，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生态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中，政府、专家、居民三者对其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社会基础条件，如何科学的处理和长期保持；旅游业在民族生态博物馆保护区域的发展势必造成新的文化冲突，如何处理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如何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和当地居民对现代生活的追求等；政府如何实施对这一另类的“文化机构”长期的营运与管理、资金投入保障等等问题。

因其成为使命，所以笔者认为宋人苏洵“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应成为背负世界传统、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使命并为之努力者的警言。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的存在与持续还需要“因时立政”的智谋与进取式的实践。